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海公案 第六回 海瑞正言服盜

卻說嚴嵩取紙筆寫了一篇言語，遞與朱某某看了。那差官便上前接來細看，只見上寫道：「詳觀貴相，雙眉八彩，兩耳垂肩。書云：『耳主家業，眉權運氣。耳輪厚珠，主承大業。』更喜廓高弦朗，必膺社稷。書又云：『堯眉八彩。』此古帝王之貴相，主運氣旺，而統八方之貴。觀此二者，足觀大貴之有在。其餘龍行虎步，雙手過膝，亦主天日之兆。今際天庭略暗，故稍有縲紲之驚。更喜紫氣輝於天堂，早晚即登九五。據實詳觀，祈為自愛！」那差官看了，不覺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先生之言，無乃太過耶？」嚴嵩道：「一非在下荒唐，實乃依書而說。在下博觀群書，所有奇門遁甲，風鑿諸書，無不遍覽。惟風鑿之書，獨得其奧。故敢自信，實非大言欺人。」

朱某某聽了，半信半疑地笑道：「此去若能保得生命足矣，焉敢過望？倘如君言，他日敢不厚酬！」嚴嵩曰：「在下閱人多矣！從未有如君者。此去若不膺大寶，在下當去此雙目！」那差官道：「誠如君言，則某亦藉光榮矣。」嚴嵩道：「大丈夫遇真明主而不傾心待之，交臂失去，誠為可哂，今將軍眉間喜氣正旺，早晚必為總閫。如不靈驗，願以首級相賭如何？」那差官道：「誠如君言，他日敢忘銜結？敢請問閣閣。」嵩道：「在下分宜縣人氏，姓嚴名嵩，曾讀詩書。只因屢試不售，遂無意功名。後因家中多事，家業飄零，無奈流落江湖，於此行當，言之殊為汗顏。」

朱某某聽了道：「閣下即具此大才，何不再理舊業？倘他日得志，正可與國家作用，豈可自棄耶？」嚴嵩道：「在下亦非不欲讀書進取，只為家貧，營火告乏，不得已輟業的。」朱某某歎道：「貧乏困人，真是大難為計！」遂喚從人，在行李中取了五十兩銀子相送與他，並叮嚀道：「先生持此，即可改業。倘一朝得志，自有用處。」嚴嵩叩謝。

時已日暮，不能前進，朱某某就吩咐在這店中暫住下，明日再行。那差官應諾，吩咐將牲口餵了，行李搬到店內。是夜，朱某某特留嚴嵩作伴，與其暢論大計，言語中竅。朱某某大喜道：「倘不才果如君言，當屈先生總理政務。」嚴嵩聽了，即便叩頭謝恩。

再說那差官姓張名志伯，現為兵部武庫司之職，原是個武進士出身。今奉差來提朱某某，見嚴嵩之言，十分信而無疑。

又見他說是早晚當為總閫，心中大喜，便加意奉承。故此朱某某說聲如何，他就凜遵，反加趨奉。當下張志伯對朱某某面前說道：「嚴嵩之言，諒不荒唐。但願別駕早應其言，則某亦叨榮矣！」朱某某道：「誠如其言，將軍他日功亦不小。」張志伯連忙叩謝。

一宵已過，次日起行，嚴嵩相送十里餘方回。自此後舊業復理，晝夜苦讀，自不必說。

再說張志伯一行望著大路而行，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不覺已抵都城。因是內戚，不敢停留，即時到部銷差。該部立即入奏。帝見朱某某已到，即時宣進宮來。朱某某俯伏榻前叩安伏罪。帝賜平身，敕令開鎖，召至面前謂曰：「朕年老病重，勢將不起。念先皇創業艱難，不敢稍托非人，故特召卿來京，托以後事。卿體念朕意，務以愛民省斂為首務，則社稷自安，朕亦無憾矣。」朱某某叩首奏道：「臣乃外職，無才無德，焉敢妄居大位？況陛下現有諸王在藩者，不下十餘人，豈無一二賢能堪以繼紹大統者？臣不敢奉詔，惟陛下諒之。臣實不勝幸望之至！」帝曰：「凡為君者，總天下之權，群黎共戴，須當擇有德者繼之，不論親疏。朕意已決，卿勿再辭。不必多奏，朕甚厭聞。」朱某某不敢再奏，只得奉詔。帝令內侍領朱某某到昭陽恭調國母，隨令左丞相草禪位吉詔，以朱某某為太子，繼紹大統。這詔書一出，朝中文武誰敢異議？擇於本年八月初三日庚午，帝親以玉璽授朱某某。朱某某拜受恩命訖，然後升殿受諸臣朝賀，山呼萬歲。卻不敢改建年號，以正德尚在故也。帝聞知，遂親書「嘉靖元年」四字，令人授朱某某。

朱某某接著，當天禱告，先謝了恩命，然後將「嘉靖元年」

四字，頒發天下，遂尊朱某某為嘉靖皇帝，尊正德為太上皇帝，尊皇后為國母皇太后。冊妻為皇后，掌昭陽正院。升唐元直為文華殿大學士，董芳源為華蓋殿大學士。其餘文武官員，皆加一級。所有正德爺行事的律例，一一遵依，概不改易釐毫，所以臣民悅服。開張志伯為步軍總督都指揮。隨即發詔，頒報各省藩王。

未幾，正德病情加重，召嘉靖至榻前遺囑後事。是夜三更，崩於宮中。嘉靖大哭，幾次暈去復甦，如喪考妣，即傳左右丞相入宮，共議喪事，發哀詔頒行天下。帝哀毀過度，幾已染病。

皇太后轉以為憂，時以溫旨慰之。百日小祥，帝奉正德靈柩葬於敬陵，小心侍奉太后。太后大喜，特賜恩旨，令帝追尊父母為皇帝後，帝再三辭謝。太后曰：「父母養子者，原以子貴而身榮，而人子亦藉以報父母也。今你尊為天子，豈可令先父母漠漠無榮耶？你其凜遵，即舉大典，無負至意可也。」帝遂命六部九卿擬議。六部議得太后現在，不宜加尊太字，宜以皇帝皇后尊之。帝允議，遂尊父為孝昭皇帝，尊母為孝昭皇后，大祥後舉行大典。直省鄉榜，加中七名，中省加五名，小省三名。

這恩旨一下，天下各省遵行。

時海瑞亦已服闋，聞得有這個恩典，即對妻子說知，打點赴省入場。張氏道：「妾願君擢功名回歸告墓，少報公婆劬勞之恩，則妾幸甚矣！」海瑞道：「深荷娘子維持家計，使我無內顧之憂。此去倘得僥倖，即當早回，以報娘子也。」遂約了幾個朋友，同伙前往。海瑞此際已收拾一切，遂擇吉起程。那鄉中親友相助的程儀資斧，共有一百餘兩。海瑞就留下五十兩在家，餘者盡藏於書箱之內。次日告祭了祖宗，又到爹娘墓祭畢，方與諸友起程。張氏叮嚀相送出城，方才分別。

是夜海瑞與諸友宿於店中。其時有偷兒王安、張雄二人，慣在店中偷劫客人財物。因知海瑞有盤費銀兩，遂隨到店中，亦宿在這店內。是夜三更以後，二人便來動手。海瑞此際卻不曾合眼。只聽房門響處，知是有賊來到，遂起身坐在牀上，以觀其事。少頃，房門開了，二人潛步而入，若聽牀上。海瑞故意作呼呼鼻息之聲，見一人以手指著帳內作喜狀，旋以手指皮箱。那人在身上取了一把鑰匙，便來開鎖。須臾，將箱內的衣服並銀子拿了一空。正待要走，被那海瑞跳下牀來，以身蔽著房門。二人驚慌無措，便欲奪門而走。

原來海瑞雖是一個儒生，不知身上倒甚有力量。以手撐著兩扇房門，二人再不能扳扯得動。二賊驚惶無地，諱難得脫，只得將衣服銀兩放下，跪在地上叩頭哀懇道：「小人有眼不識泰山，致有冒犯，實緣貧困所逼。今望相公寬宥，下次再不敢如此。」海瑞大笑道：「天下事盡可謀生，何以作賊？觸犯王章，身名俱喪。二君今晚幸是遇我，倘若遇著別人，只怕君等被控矣！我看你二人年力尚壯，何事不可作為，即食力傭工，亦可資生。一旦甘心做賊，我誠為君等恥之！也罷，你等既已知悔，我亦不苛求，且放你去罷。」遂走到牀前，讓二人出去。

二賊自思：「哪裡有這等好人？我們要問他一個名姓，日後亦好報答與他。」遂復走向海瑞牀前，叩了幾個頭謝道：「小人不合偷竊相公銀兩衣服，被相公拿住，以為萬死不贖。今蒙相公如此大義，釋放我等，正所謂恩同再造，德被二天。小人等雖係竊賊，亦曉得知恩報恩的，敢懇相公明示尊姓大名，俾得小人等日後銜結。」

海瑞道：「我姓海名瑞，乃瓊山縣人氏，現在睦賢鄉內居住。亦不望你等報答，但願你們改邪歸正，便似報答我一般。」

請問壯士高姓尊名？」那王安道：「小人姓王名安，他名張雄，二人都是綠林中朋友。只因家貧，無可謀生，不得已而為此事。」

如今蒙海相公這番恩典教訓，我們自願改邪歸正，再不做賊了。」海瑞喜道：「你等既願改邪歸正，但是無資可做營生。我當稍有相助。」隨將銀包解開，每人賞他一錠五兩重紋銀，道：「你們且拿去做個小營生，覓個餬口之計罷。」

二人看見他如此慷慨，那裡肯受，謝了說道：「蒙海相公釋放，已自感激了，還敢受賜麼？銀子是決不敢受的。如今小人們既不做賊，無處安身，情願隨海相公做個家人，執鞭隨鐙，也是好的。不知相公肯賜收錄否？」海瑞連說：「不敢，君等皆有為之士，豈可屈於我下。還是拿了銀子去找些生計餬口的是。」王安道：「小人們見了相公如此大義慷慨，那裡捨得，必要求相公收錄。」說罷，跪在地下，不住的叩頭，哀哀求懇。

海瑞見他們如此懇切，乃扶起道：「你等既欲相隨我，但我乃是一個窮秀才，如今要到省城赴科，只恐你們受不得這些苦楚呢？」二人齊道：「但得相公肯賜收錄，小人等現有米飯，還可自行預備，不須相公憂慮。」海瑞道：「這個卻不能用你的。既然如此，就要聽我的話，方才可以相隨，不然不敢為伴了。」二人道：「相公有甚的吩咐，小人們無有不依的。求相公教誨就是。」

海瑞道：「一不許你等盜劫他人銀錢衣物，二不許貪婪，三不許飲酒滋事，四不許管人間事，五不許賭博。兼之，朝夕俱要在我身旁，凡事俱要公道，不得一毫徇私。此數者，稍有一件不從，我亦不敢奉屈了。」二人齊聲應諾道：「相公吩咐，怎敢妄為？無不凜遵的！」海瑞即改張雄為海雄，改王安為海安。二人此後就改邪歸正，甘心服役。次日海瑞便將二人之事，對眾友說知，無不服其大義正氣，能化偷兒之頑梗。正是：只因正氣人欽服，真頑到此亦生靈。

畢竟海瑞這回赴考，可能得中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